

THE BEST 一代天才大师的悲剧生涯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龙虎榜

龙虎榜

狱

中

记

[英]  
奥斯卡·王尔德

一个放浪形骸的同性恋者的灵魂反思  
一支优雅感伤的“恶之花”

# 獄 中 記

[英] 奧斯卡·王尔德 著

## 《狱中记》

作者：(英) 奥斯卡·王尔德

出版时间：一九六二年

上榜情况：英国《书商》杂志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四十五周

畅销内幕：

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颓废派的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是天才的一生，因为杰出的才华而拥有众星捧月般的荣耀，又因为放浪形骸而声名狼藉，被世人所不容。他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为社会所抛弃，他的作品和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也被冠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最终因为这个罪名，王尔德被判入狱，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两年生涯。《狱中记》就是他在狱中断断续续写成的书信体作品，实际上是在两年中写给同性恋伙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记录了他在狱中的生活，以及他对人生与艺术的思考，他灵魂深处的深思。王尔德在出狱的第二天就将《狱中记》交给自己指定的遗嘱代理人罗伯特·洛士，此后就开始了在法国的流浪生活。洛士交给阿弗雷德·道格拉斯该信的复印件，而道格拉斯则拒绝接受。这封信一直到王尔德死后，才由洛士打印了一份交给出版社，洛士并且规定这封信的原稿五十

年后才能公开，所以直到五十年后这封信才得以完整出版。历经波折的《狱中记》面世以后，在世界文坛都引起了轰动。人们惊叹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英年早逝，也为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哀叹痛心。《狱中记》的文笔优美热烈，弥漫着优雅感伤的情绪，给人以美的感受。法国的当代美学大师让·雷内认为“王尔德是真正的美学大师，也是美的身体力行者。他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位唯美的巨人”。这封长信引起的反响是世界性的，欧美和亚洲、拉丁美洲的四十多个国家都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各国重新掀起了对王尔德以及他所代表的唯美主义的研究。《狱中记》在全球售出了超过两千万册。

出生于富有的医生家庭，母亲是一位激进的诗人，这造就了王尔德的艺术天赋。二十岁他进入牛津大学，这是他唯美主义艺术观和生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古老沉重的院校、校园里翠绿的草坪、潺潺流淌的美丽小河，这一切足以让人忘掉尘世的烦恼，而一心沉醉在爱与美的芬芳之中。在牛津的交游中，英国的浪漫诗人济慈、美国画家惠斯勒、前拉斐尔派的诗人与画家、倾心文艺复兴的艺术家瓦德·佩特，都在王尔德的生活和艺术追求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尔德则身体力行，到处宣传他的唯美主义。在校园中，人们常常看到他穿一身天鹅绒衣服，宽领汗衫，倒折领口，打一条异样的领带，手里拿一朵向日葵或百合花。走出牛津以后，王尔德发表了自己的诗集《王尔德的诗》，轰动了文坛，毁誉纷至沓来，他一跃成为唯美派的年轻诗人而声名远扬。

在盛誉之下，王尔德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而与他朝夕相处的却是他的同性恋伙伴，也是他的崇拜者、昆斯利伯爵

的儿子道格拉斯。王尔德在身边聚拢了一大群与他地位同等、趣味相投的青年，日夜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的领袖，道德的败坏者。王尔德的生活、作品，尤其是他写给道格拉斯的带有亲昵字眼的信，都成了他“有伤风化”的罪证，最终他被投入监狱，做了两年的苦役。

王尔德自己曾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他在狱中经历了莫大的耻辱和绝望，《狱中记》记录了他的生活和思想受难的历程。这封信充满着爱恨交织的情绪，时而对道格拉斯痛骂失声，时而又柔声细语，细诉自己的思念之情。作者的情绪很不稳定，充满复杂、矛盾很感情的混乱，但它集中的阐述了王尔德的艺术观、生活观和他与道格拉斯二人的同性恋经历与心路历程，是王尔德最重要的自述资料，对于研究他的艺术追求、生活经历以至当时的社会艺术倾向都有着重要作用。

## 一 狱中记

### 原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好奇的议论是关于《狱中记》的原稿的，大家都知道这部书稿在我这里，因为作者已经把它存在告诉给不少朋友了。这本书用不到什么介绍词，更用不到什么说明，不过我所要说的是：这部书是我的朋友在他的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的，是他在牢房里写的惟一一部作品，而且也是他用散文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关于公开这部书，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是为我的行为辩护，我只是说明我的行为。在我的信中，有几段是关于我在牢狱中的精神发展、我的品性的必然的演化和对人生智慧的态度。我希望，你和别的与我有交谊而且同情我的人，能正确地理解我是用哪一种情态和样式面对世界的。一方面，我固然知道在我被释放这一日，我也不过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而且我还知道，总有几个时候，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样大，并且也同样充满恐怖。可是我还相信，在创世的时候，上帝替每一个孤独分离的人都造了一个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内心的世界——一个人应该寻求生存。无论如何，你读我信中那些部分时，总会比别人少些痛苦吧。当然，我也不必

使你想到我的——我们全体的——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東西，可是我还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目标，通过艺术，我也许可以仍向这个目标前进吧。

“监狱生活使一个人能够恰如其分地观照人和物，这是监狱生活所以把人变成石头一样的原因。被永远活动着的生命幻像所欺骗的人们，都是在监狱外的，他们随着生命旋转，并贡献给它的非实在。只有不动的我们，才有‘看’和‘知’。

“不论这封信对于心性狭隘和有病的头脑有没有益处，它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把我胸中的许多危险的分子洗净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对艺术家来说，‘表现’是人生的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样式。我们是为发言而生活的。在我，在应当感谢监督者的许多事情中，他允许我给你自由写信这件事是最值得感谢的。在这两年内，我差不多已经被压在日渐增多的痛苦的重负下，可是现在有许多重负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的墙垣那边，有几株正在生长嫩芽的树，我很懂得它们正在等待什么，它们是在寻求表现呀！”

我敢大胆希望，这部很活泼、很痛苦的、描写社会的破坏和严酷惩罚的书，这部能对有高深知识的人的性格产生作用的《狱中记》，能使不同的读者对机警、愉快的作者有不同的印象。

罗伯特·洛士

## 目 录

- 一 狱中记 ..... (1)
- 原序 ..... 罗伯特·洛士 (1)
- 与你的友谊是我思想的堕落 ..... (1)
- 宽容与陷阱 ..... (6)
- 你的粗俗玷污了我的高贵 ..... (12)
- 温柔与粗暴 ..... (19)
- 为了“不敢说出口”的爱 ..... (27)
- 恨使你盲目 ..... (33)
- 你眼上的翳障终究会掉下来 ..... (41)
- 你依然逍遥自在 ..... (46)
- 我只有悲哀的季节 ..... (52)
- 我唤醒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像力 ..... (62)
- 悲哀神圣 ..... (75)
- 基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 (83)
- 我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基督与艺术生活 ..... (95)
- 我以食生活中的恶为荣 ..... (101)
- 母亲的责任 ..... (112)
- 我不会宽恕你 ..... (122)



当六月的蔷薇恣意开放时 .....	(127)
二 美之陨落 .....	(137)
致王尔德夫人 .....	(137)
致威廉·瓦德 .....	(140)
致乌克兰勋爵 .....	(142)
致乔治·路易斯夫人 .....	(145)
致克劳纳·W. F. 莫斯 .....	(146)
致雅昆·米勒 .....	(147)
致爱玛·斯皮德 .....	(149)
致诺曼·佛贝斯·罗伯生 .....	(151)
致朱丽亚·瓦德·赫 .....	(153)
致 R. H. 夏拉德 .....	(155)
致瓦尔多·斯托瑞 .....	(157)
致康斯坦丝·王尔德 .....	(159)
致约翰·帕杰·霍普斯 .....	(160)
致詹姆斯·麦克尼尔·威斯特勒 .....	(162)
致《帕拉玛尔报》编辑 .....	(163)
致威梅斯·雷德 .....	(165)
致《真理报》编辑 .....	(168)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	(169)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	(171)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	(173)
致《每日电讯报》编辑 .....	(178)
致 R. 克勒 .....	(181)

致乔治·亚历山大 .....	(182)
致《圣·詹姆斯报》编辑 .....	(185)
致威尔·罗宾斯坦 .....	(186)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187)
致伯纳·萧 .....	(188)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189)
致昆斯伯里夫人 .....	(190)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192)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193)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194)
致乔治·亚历山大 .....	(195)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198)
致 W. B. 叶芝 .....	(200)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201)
致罗伯特·洛士 .....	(202)
致《晚报》编辑 .....	(203)
致阿达和埃恩斯特·莱维辛 .....	(204)
致莫尔·安迪和罗伯特·洛士 .....	(205)
致 R. H. 夏拉德 .....	(206)
致阿达·莱维辛 .....	(207)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208)
致罗伯特·洛士 .....	(210)
致罗伯特·洛士 .....	(212)
致内政大臣 .....	(214)

致莫尔·阿德 .....	(220)
致莫尔·阿德 .....	(223)
致罗伯特·洛士 .....	(228)
致罗伯特·洛士 .....	(234)
致莫尔·阿德 .....	(237)
致罗伯特·洛士 .....	(240)
致莫尔·阿德 .....	(253)
致伯纳德·比尔夫人 .....	(256)
致《编年史日志》编辑 .....	(257)
致罗伯特·洛士 .....	(267)
致 J. O. 尼尔松监狱长 .....	(270)
致罗伯特·洛士 .....	(272)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277)
致罗伯特·洛士 .....	(280)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282)
致埃恩斯特·道生 .....	(283)
致罗伯特·洛士 .....	(284)
致瑞吉纳德·图纳 .....	(286)
致威尔·罗宾斯坦 .....	(290)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293)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295)
致罗伯特·洛士 .....	(297)
致威尔·罗宾斯坦 .....	(299)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	(301)

致卡洛斯·布莱克 .....	(302)
致罗伯特·洛士 .....	(303)
致卡洛斯·布莱克 .....	(305)
致瑞吉纳德·图纳 .....	(306)
致罗伯特·洛士 .....	(307)
致里奥那德·斯密塞 .....	(309)
致莫尔·阿德 .....	(311)
致莫尔·阿德 .....	(313)
致里奥那德·斯密塞 .....	(315)
致罗伯特·洛士 .....	(317)
致里奥那德·斯密塞 .....	(320)
致罗伯特·洛士 .....	(323)
致弗兰克·哈瑞斯 .....	(324)
致罗伯特·洛士 .....	(326)
致卡洛斯·布莱克 .....	(328)
致《编年史日志》编辑 .....	(330)
致罗伯特·洛士 .....	(337)
致弗朗西斯·佛贝丝——罗伯斯坦 .....	(338)
致罗伯特·洛士 .....	(340)
致弗兰克·哈瑞斯 .....	(344)
附：凋谢的百合花——王尔德在人世的最后日子 .....	(347)
附：王尔德生平传略 .....	(356)

## 与你的友谊是我思想的堕落

亲爱的波茜：

在经过漫长徒劳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亲自给你写信，这既是为了你的缘故，也是为了我，我不愿想到在我被监禁的这漫长的两年里，除了使我痛苦的消息外，却得不到你的只言片语。

我们不幸的最可悲的友谊，已经在公众对我的谩骂声中毁于一旦了。但我仍然常常回忆起过去的友情。当想到憎恶、仇恨、轻蔑会永远占据我那一度充满爱的心灵时，我不禁感到无限悲哀。我想你自己也不难想到，当我孤独地生活在监狱中时，你给我写信远比未经我的允许就公开我的信或献给我所不需要的诗好得多。虽然，无论你选择什么：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作为你的回答或要求，世人对你说过的任何话都会一无所知。

我毫不怀疑，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会涉及到你我的生活，涉及过去与将来，涉及到变成了酸涩的甘甜和可能会变成快乐的酸涩，但也有许多东西会伤到你的虚荣心的痛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遍遍地读这封信，直到它消除了你的虚荣心。如果你发现这封信中对你的指责有不对之处，那你就记住，一个人即使受到不该有的指责，也要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那么一段话能使你流泪，就像我们在监狱里日日夜夜都以泪洗面那样，这才是惟一能拯救你的东西。如果你去找你的母亲抱怨、诉苦，就像你向罗比抱怨我在信中嘲笑了你一样，让她可以奉劝你，安慰你，使你重新

回复到原先那种自满或自负的心态中，那你就彻底迷失自己了，而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你不久就会再为自己找到一百个借口，那你就仍然是以前的你，没有丝毫变化。你不是在给罗比的回信中仍说我把毫无价值的动机强加给你吗？啊！你根本没有生活动机，你只有贪欲。动机是一种理智的目的。我们的友谊开始时你“很年轻”吗？你的错误不是你对生活所知甚少，而是你知道得太多了。你已把童年时期的曙光中所拥有的那种精美的花朵，纯洁的光，天真的希望的快乐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你已迅捷地奔跑着经过了浪漫进入了现实。你开始着迷于阴沟及里面生长的东西。这就是你寻找我帮助你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我，按照这个世界的智慧来看是如此不明智的一个人，却出于仁慈和同情帮助了你。你必须从头至尾读完这封信，尽管对你来说，每个字可能都会变成使柔嫩的肉体燃烧或流血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要记住上帝眼中的傻瓜与人眼中的傻瓜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性、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莉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傻瓜，如上帝所嘲弄、毁灭的那些人，是不了解自己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傻瓜，你做这种傻瓜的时间比我还长。不要再做这样的傻瓜了。不要害怕，最大的罪恶是浅薄。一切被认识到的东西都是对的。你也要记住：对你来说，读这封信时感觉到的任何悲哀，对我来说都是要写下来的一种更大的悲哀。他们允许你看到奇怪的悲剧性的生活形式，就像人在一块小晶体里看到了阴影。你只是获许在镜子里看到把死人变成石头的美

杜莎的头。你自己一直是在花丛中自由漫步的，而旋转着斑斓色彩的美丽世界却被人从我身边夺走了。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强烈地谴责我自己。当我这个耻辱的被摧毁的人，穿着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时，我谴责我自己；在一阵阵烦恼的痛苦的夜里，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的白天，我谴责的也只是我自己。我谴责自己容许了一种不理智的友谊、一种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沉思美丽的事物的友谊完全支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你在中学里一直是游手好闲的，到了大学后变得更坏。你没有认识到，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思想、智慧的氛围，需要安静、平和与孤独。你崇拜我已完成的作品，崇拜我第一段悲伤时期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辉煌的盛宴。你非常自然地为我这样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但你不理解艺术作品产生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内，我没有写出一个字，我这样说并非是修辞上的夸张，而是根据绝对的事实。不管是在托盖、格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就完全是枯燥乏味的，没有创造性的。遗憾地说，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

比如说，我记得——这是从许多例子中选出的一个——一八九三年九月，我自己住了一套房子，这纯粹是为了不受干扰，因为我曾经答应给约翰·沃尔写一个剧本，但违了约，他当时正催逼着我写这个剧本。在第一周里，你一直没来，因为我们在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上有不同的看

法——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你只就此给我写了些愚蠢的信，并为此感到洋洋自得。在那一周，我写完了后来上演的《理想的丈夫》的第一幕，这一幕的任何细节都完美无瑕。第二周，你来了，我的工作就不得不中断了。每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为了不受——尽管是安静的、平和的——家庭琐事所必然带来的干扰，我都要去圣·詹姆斯广场，就是想有个机会思考和写作。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徒劳。十二点，你就来了，呆在我房间里抽烟聊天，一直到下午一点三十分，而这个时间我又不得不带你到皇家咖啡馆或伯克利就餐。我们吃饭、喝酒常常要到下午三点三十分，然后你回怀特斯特待一小时。喝茶时间（一般在下午五点左右）你又来了，一直待到要穿礼服吃晚饭的时候。于是我与你一起在萨瓦或泰特街吃晚饭。我们一般一起待到午夜后才分开，就像在威利斯举行的晚餐不得不在第二天黎明结束一样。这就是我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除了你到国外的那四天以外，每天都是如此，当然我随后也不得不去加莱把你带回来。因为我有一种既奇怪又带悲剧性的性格和气质。

你现在肯定认识到那一点了吗？你现在一定知道你不能孤独的。你的本性是如此急迫地需要别人的注意和陪伴，你缺乏任何维持你思想集中的能力：这真是不幸的事！因为我乐于想到事情不会再这样了——在需要智力的事情上，你至今还没能获得“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未成为一个能够从容把玩思想的人，而只是达到褻渎观念的地步——所有这些，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不是在于艺术而是在于生活，这一事实，对你自己修养的提高和对我们作为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都同样只是破坏性的吗？当我把我与你的友



谊与我和更年轻的约翰及彼埃尔·路易斯的友谊对比时，我就感到一种羞耻。我的真实生活、我的更高级的生活是和他們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时得到的。

我现在且不说你与我的友谊带给我的可怕的后果，我现在只想谈谈我们当时维持的那种友谊的性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思想上的堕落。你身上或许有艺术家的气质的萌芽，但我与你相遇或是太早或是太晚了，因为我竟看不出来这种气质。一旦你离开我时，我的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在我一直提到的那年的十二月初，当我成功地劝说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时，我就能重新修补起我那已被撕裂、践踏的想像之网，把我的生活重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完成了《理想的丈夫》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即《佛罗伦萨悲劇》和《神圣的妓女》，但就在这对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你又回来了，突然地，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就不受欢迎地回来了。自然我也就再也无法写完那两个未完成的作品，就那样让它们残缺不全地搁在那儿了，我再也找不回当初创造它们时的那种情绪。你也已经出版了许多散文，你现在也该承认我这里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吧！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是我们友谊的心脏里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你和我在一起时，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艺术。我准许你一直站在我和艺术之间是我给予自己的最大耻辱和谴责。你无法知道，无力理解，也不会欣赏。我根本没有权利希望从你身上得到这些东西，你感兴趣的只在你的一日三餐和喜怒无常的情绪，你的欲望只在娱乐——低级的或连低级也算不上快乐，它们就是你的性情或你当时的思想所需要的。我当时应该拒绝你进入我的房